



# 古文中的特殊符号“一”

王英霄<sup>1</sup>, 李琳琳<sup>2</sup>

(1. 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北京 100000;

2.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研修学校, 北京 100000)

**【摘要】**古文中的特殊符号“一”有重文符号、合文符号、饰笔符号、区别符号、指示符号等。其中作为饰笔符号、区别符号、指示符号的“一”为汉字笔画中的一部分,属于汉字内部结构本身书写形式的问题,属于繁化;而重文符号、合文符号则为非文字性的东西,可归为标点符号类,属于简化。通过历时比较和全方位系统论证,可发现不同的符号“一”出现的时间、使用的位置及最终发展结果都有相同也有不同。正确地认识这一特殊符号有助于我们正确释读文字、校勘古文。

**【关键词】**重文符号;合文符号;饰笔符号;区别符号;指示符号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09(2017)04-0113-03

## Special Marks “一”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WANG Ying-xiao<sup>1</sup>, LI Lin-lin<sup>2</sup>

(1.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China;

2. Beijing Haidian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 symbol “一”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includes copy mark, combined-characters mark, decorative mark, differential mark, index mark, etc. As a par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the decorative mark, differential mark and index mark belong to the writing form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The copy mark and combined-characters mark are non-literal character,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as punctuation class. The symbols “一” are different in the time of occurrence, location of use, and final result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al symbol “一” will help us to correctly interpret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collate ancient prose.

**Key words:** copy mark; combined-characters mark; decorative mark; differential mark; index mark

古文中的特殊符号“一”可作为重文符号、合文符号、饰笔符号、区别符号、指示符号等五种。有一些学者对这五种符号进行了单独研究,如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中提到了饰笔符号“一”<sup>[1]</sup>,张显成在《简帛文献学通论》中的第三章“简帛制度”中提到了作为重文号与合文号的“一”<sup>[2]</sup>,贾文在文章《古文字中的“口”形区别符号》中论及了“口”形区别符号的性质和作用<sup>[3]</sup>,韩伟在《指示符号是“指事”的根本标志》一文中指出指示符号是指事字所独有的且区别于象形、会意、形声的根本标志<sup>[4]</sup>。但专门研究符号“一”的非常少,对这五种符号“一”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也不多,进行理论提升更少。对于这五种符号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可使我们在阅读、校勘古书时不致产

生误解、误校。同时,还能发现前人在抄书、校书过程中,因不识这些符号或误以为是其他符号而出现的错误。下文通过对系统材料的历时研究,探讨它们在出现时间、使用位置、发展结果等方面的异同。

### 一、合文符号“一”

合文指的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写在一起,构成一个构形单位而有两个以上的音节的文字形式<sup>[5]</sup>。

“合文可以不用合文符号,但有时会在合文中加入合文符号‘=’或‘—’”。<sup>[6]</sup>

#### (一)合文符号“一”出现的时间

甲骨文时期就已经出现合文,到秦汉时期有

**【收稿日期】**2017-03-10

**【作者简介】**王英霄(1987—),女,河北邢台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主要从事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研究。










所减少,后世逐渐消亡。

虽然甲骨文时期已有合文,但在甲骨文中暂时还未发现合文符号,金文中开始出现合文符号“=”,战国简帛盟书中发现合文符号“—”,“—”应该是合文符号“=”的减省写法。

## (二)合文符号“—”的使用

合文符号一般处于合文的右下方,如:

“君子”写作 (郭·性·二零),“土地”写作 (郭·六·四),“先之”写作 (郭·尊德 16),“兄弟”写作 (郭·五·三三),“志心”写作 (郭·语一·五二)等等。

## (三)合文符号“—”最终发展结果——被淘汰

合文继承了原始图画记事法的衣钵,它初始时是为了书写简便和节省书写空间而产生的。但是由于合文违背了汉字一字一音的特点,不能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故随着汉字系统发展的成熟,合文逐渐消亡,合文符号“—”也随之淡出了历史舞台。

## 二、重文符号“一”

重文符号,指的是古人在书写文字时,当遇到重复的文字时多省略不写,用重文符号代替,如“—”“=”“彳”“マ”等。

重文符号分为两种,一种为汉字内部部件有相同时而使用重文符号,一种为相邻汉字之间有重复时用重文符号代替。第一种情况为文字本身的书写形式,涉及重文符号“一”较少,本文所论述的为后一种情况。重文符号一般写在上一字的右下方。

### (一)重文符号“一”出现的时间

跟合文与合文符号不同的是,重文与重文符号的产生差不多是同步的。

殷商甲骨文时期就出现重文符号“=”的使用,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七收周器款识“迟父钟”中“子=孙=”,即为“子子孙孙”。战国秦汉时期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汉魏以后使用频率开始减少。重文符号“—”的出现可能是对重文符号“=”的简写而少了一横。

### (二)重文符号的使用

重文符号“—”的使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重叠的汉字与上一字是紧密相连的,如:

子\_孙\_(子子孙孙)(《伯尚鼎》)

“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郭·五行》)即“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

“古夫\_妇\_父\_子\_君\_臣\_”(《郭·六

德》),即“故夫夫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还有一种情况是整句重文,即重叠的汉字与上一字不是粘连在一起,而是形成承上启下的句子,如:

“则君不疑刀(其)臣\_不(或)惑于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缙衣》2),即“则君不疑刀(其)臣,臣不(或)惑于君。”

“东海童子书,迨还海去,如律令”(东晋升平五年《潘氏衣物券》)。即为“东海童子书,书迨还海去,如律令”。

### (三)重文符号“—”的结果——被淘汰

重文符号“一、彳、=、マ”等已被历史所淘汰,符号“マ”等被保留了下来,在此只举一隅,不再赘述。如:日本仁和寺本《黄帝内经太素·阴阳大论》:“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マ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及《针灸甲乙经》卷六第七“阴阳大论”皆作“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太素》文中的“マ”是重文符号。

## 三、饰笔符号“一”



饰笔“又称装饰笔划、羡划、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出于对形体进行美化或装饰的角度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划,是文字的羡余部分”<sup>[1]</sup>



### (一)饰笔符号“一”出现的时间



饰笔类型很多,有“一”“=”“口”“○”“人”等几十种。其中“一”型饰笔肇始于甲骨文时期,西周金文、战国文字中都有出现,战国文字中使用尤其频繁。



### (二)饰笔符号“一”的使用



饰笔“一”多写于文字的顶部或底部,或穿插于文字内部。

如:“反”甲骨文写作,从又从厂,表手心翻转。后有加入饰笔“一”写作 (郭·成之闻之 12);

“并”甲骨文写作,为二人并立之形,本义为并行,并列。加入饰笔“一”写作 (包山 153);

“在”甲骨文字形为,《说文解字》:“在,存也。”在字形下部加入一横饰笔写作 (包山 12);



“未”甲骨文写作,《小尔雅·广诂》:“未,无也。”在中间的竖线下部加入一横饰笔写作 (包山 8);

“内”甲骨文字形为,从门入,本义为入,自外面进入里面。在“入”上加饰笔“一”写作 (子











禾子釜)；

“占”甲骨文字形为,从卜,从口。以口问卜,推测吉凶。在“口”中加入一横饰笔写作 (包山 200)。

(三)饰笔符号“一”的结果——被保留与被淘汰

饰笔属于繁化现象,很多饰笔与最大限度地减少笔划的优化原则相矛盾,所增饰笔毫无表意功能,只会增加人们记忆和书写的负担,当其繁杂的构形影响到社会流通时便会被淘汰。<sup>[6]</sup>

加饰笔“一”的字大部分被淘汰,如:“组” (包山 259),“至” (包山 16),“立” (郭·缙衣 3),及上文提到的“反、并、未、内”等。而有少数饰笔“一”则被文字系统所吸收,如“大” (合 13308),“帝” (甲一·一六四),“辛” (金文编 p973)(且己父辛卣)等等。



#### 四、区别符号“一”





区别符号,“它是古文字结构中的一种字符,由于它们即无音,又无义,所以在文字结构中不表音、也不表义,只是起到在某个字下面加一个区别符号使之形成一个新字的作用。”<sup>[3]</sup>

(一)区别符号“一”出现的时间

区别符号主要有“口”“一”“·”“、”等等。区别符号“一”甲骨文时期即已出现。

(二)区别符号“一”的使用

舌,甲骨文写作,象形。“言”字无形可像,便在“舌”字的基础上加了一横区别符号写作。

矢,甲骨文写作,古箭形,前为箭头,后为括羽,象形字。表子丑寅卯的“寅”假借“矢”形也写作,后加区别符号“一”写作,以与表“矢”的形相区分。《广雅》:“矢,箭也。”

同理如“日”与“丁”。

(三)区别符号“一”的结果——被保留或被淘汰

由于其具有区别性的功能,一部分区别符号“一”沿用至今,如上文提到的“舌”“日”等,有一些则被淘汰,如“雲”等。



#### 五、指示符号“一”


许慎《说文解字》中指出:“指示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一)指示符号“一”出现的时间


指事字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造字方法,它包括纯符号的指事字和在象形字基础上增添指示性符号的指事字两类。甲骨文时期就出现了“一”形指示符号。

(二)指示符号“一”的使用

上,甲骨文写作,下面的一横表示地面,上面的指示符号“一”代表在上面的意思。同理如“下”字:。

甘,甲骨文字形为,从“口”,中间一横为指示符号,象征口中的食物。《说文解字》:“甘,美也。”

曰,甲骨文写作,其形下为口,上面的指示符号“一”表示声气。《广雅》:“曰,言也。”

末,金文写作,本义为树梢,字形是在“木”上加指示符号一横,标明树木的末梢处。《说文解字》:“末,木上曰末”。同理如“本”字。

(三)指示符号“一”的结果——被保留或被淘汰

作为指事字的根本特征,指示符号“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具有一定的指示性。

指事字字数较少,在《说文解字》收字 9 353 个,其中只有一百多个指事字。指事字虽然少,但是很多带“一”类指示符号的指事字保留至今,部分被淘汰。

#### 六、小结

合文符号“一”和重文符号“一”属于简化,饰笔符号“一”和区别符号“一”与指示符号“一”属于繁化。

表词性质的重文、合文符号“一”已沉淀于历史长河中,而饰笔、区别符号“一”则有一部分历经千年徜徉至今。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曾绽放耀眼的光芒。

正确地认识古文中的特殊符号“一”,有助于我们探索汉字字体演变规律,正确释读古文、整理传世文献,进而在历史、文学、中医药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参考文献】

- [1]刘钊.古文字构形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3.
- [2]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3]贾文.古文字中的“口”形区别符号[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0,(8):53.
- [4]韩伟.指示符号是“指事”的根本标志[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04).
- [5]慕慧芳.汉语古文字合文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 [6]王英霄.古文字演变美化现象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4.

[责任编辑:王敬儒]